

百梅書屋詩存

齊燕銘題



陳叔通著

百梅書屋詩存

馬叙倫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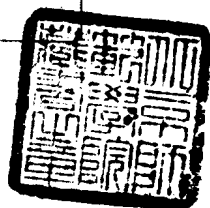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6925

1066925



責任編輯：趙 伯 陶

百梅書屋詩存

陳叔通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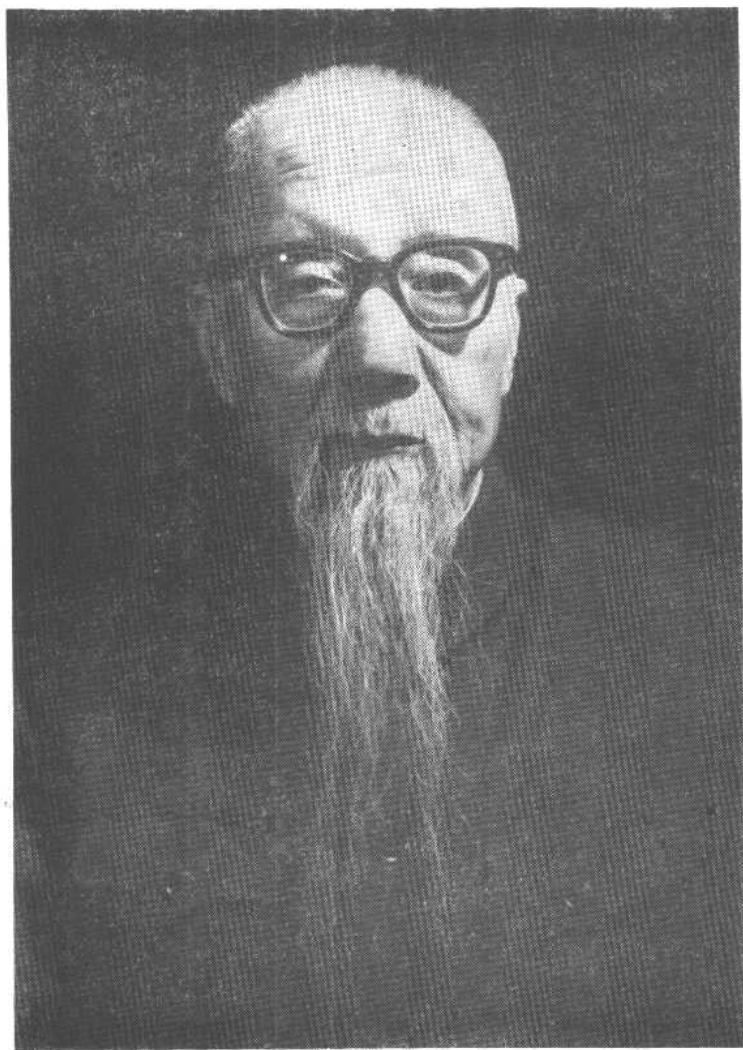
•

850×1168毫米 1/32·4¹/₂。印張·1插頁·54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700冊

統一書號：10018·582 定價：0.96元



陳叔通先生

我在一九五九年人民代表大會上寫了如下對聯 今天是一九六〇年第一天 再寫出來（即）祝賀新年 並為我們一九六〇年社會主義建設和繼續改造而共同努力

一心記住六億人口
兩眼看清九個指頭

陳叔通 一九六〇年元旦

陳叔通先生手迹

《百梅書屋詩存》序

許滌新

陳叔通先生是我國近代到現代的一位愛國者，他的詩，可以說是充滿着愛國主義的著作。

陳叔老是清朝最後一科的翰林。在那個時候，得到翰林的地位是不容易的，得到這個地位的士大夫就可以在地方取得特權，就可以做上大官，魚肉百姓。但是，叔老在得到翰林之後，並不走上仕途，而東渡日本學習法政。爲什麼？因爲他看到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國勢日益衰落，東渡日本就是爲了追求興邦之道。在戊戌變法中，他是支持康、梁的，但在同時，他同舊民主主義革命派的陶成章和徐錫麟等人又有着密切的關係。袁世凱竊國稱帝解散國會，叔老積極從事反袁活動。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之後，多次邀他參加，都遭到他的拒絕。抗日戰爭時期，日偽政權多次邀他參加，也都遭到他的拒絕。在那個黑暗的日子裏，他總是在掙扎着，總是在希望中國得到光明。

在抗戰中期，他同中共上海地下黨發生了聯繫。數十年飽受苦難的叔老，到這個時期

看到只有跟着中國共產黨，中國才能得救，才能有光明。

一九四八年冬，他在上海地下黨的幫助下，同馬寅初、馬叔倫、盛丕華、包達三等先生，先後從上海到香港，不久，又經海上前往解放區。當他動身往解放區的時候，以無比的喜悅和決心寫了如下的詩：「遲暮長征兩鬢皤，未除元惡肯投戈？畫疆王氣成狐鼠，夾道軍聲亂鴨鵝。姑息終貽他日患，縱談遙憶故人多。正如夜盡方迎曙，回首中原發浩歌。」

全國解放以後，叔老到了北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等同志，多次同他暢談國事。後來，他曾對我說：「我對中國光明只是一個憧憬。經過與黨的最高領導的多次談話，我的認識才豁然開朗，才認識到自己過去數十年的掙扎是屬於舊民主主義的。而舊民主主義在中國是成不了氣候的。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並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中國人民才能站起來，中國才能獨立富強，中國人民才不會再被帝國主義列強欺凌踐踏。」他再三地說道：「真正是沒有共產黨便沒有新中國。」

一九五二年初，中央決定要成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並擬提他為全聯的主任委員，周總理同他商量過。後來他對我說：「周總理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對成立全國工商聯，雙手贊成，但是要我擔任全聯主委，我就躊躇了。我對總理的回答是，恐怕不合條件，因為我不是工商資本家。周總理說，你雖然不是資本家，但是你同工商界和銀行界有着長期的關係。」

這正是請你當全聯主委的不可多得的條件，也正是你爲國家作出貢獻的不可多得的條件。經周總理這麼一說，我就欣然接受了。」

在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成立之後，叔老對於教育工商界和向中央反映工商界動態的工作是十分積極的。一九五五年冬，他爲了實現毛主席關於工商界要掌握自己命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指示，積極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散發《告全國工商界同志書》。他的這種積極活動，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同志的稱贊。他對一九五六年初全國工商界敲鑼打鼓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這一運動，是有貢獻的。

在三年暫時困難中，他總是跟着黨走的。他並不放鬆對工商界的教育工作。記得一九六〇年全聯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他在拜訪了毛主席之後，作了一副對聯：「一心記住六億人口，兩眼看清九個指頭。」寥寥幾個字，就把叔老的思想寫出來了。

我認識叔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解放之後，因爲工作關係，接觸就更加頻繁了。我對舊詩是門外漢，但是讀舊詩是我解除工作疲勞的一種方式。我經常向叔老索詩。他的《百梅書屋詩存》出版之後，送給了我一部，我曾告訴他，要編一部《百年心聲》，把鴉片戰爭到解放戰爭一百多年間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烈士們和詩人們的精華的詩，用詩話形式表達。那時我的《百年心聲》只有一個雛型，但他很熱誠地要看我的稿

子，沒辦法，只好獻醜。他看了之後，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我的這部書，是在十年浩劫之後出版的，叔老地下有知，可能爲此而掀鬚微笑。

現在叔老的詩集出版了，我有義務把這位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走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愛國詩人的著作介紹給讀者。他的詩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坎坷不平的道路，這對於詩詞的愛好者和對於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工作者，都是有益的。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於墨西哥城

懷念愛國老人陳叔通先生

胡子昂 孫曉村

張敬禮 馮和法

陳叔通先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也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第一任主任委員。我們都尊稱他爲「叔老」。

叔老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他經歷了戊戌政變、辛亥革命、袁氏稱帝、軍閥混戰、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黑暗歲月，走過曲折的道路，終於找到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清朝的翰林，成爲一個舊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者，進而成爲一個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愛國戰士。

叔老的高風亮節，耆年碩德，使我們受到熏陶；特別是他晚年在黨的領導下爲祖國、爲人民事業盡心竭力，作出優異貢獻，更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

(一)

叔老於一八七六年八月七日（清光緒二年，丙子，六月十八日）出生於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他的父親陳豪，字藍洲，號止庵，是清朝同治年代優貢出身，工詩善畫，

頗有文名，曾先後任湖北省房縣、應城、蘄水和漢川的知縣，以清廉著稱，時稱止庵老人。叔老名敬第，字叔通，行三，辛亥革命以後以字行。

叔老幼承家教，對古文詞賦造詣頗深。他在二十六歲時（一九〇二年）中舉人，第二年進士，點了翰林，並授翰林院編修。

甲午戰爭失敗，舉國上下羣情激奮，痛恨清廷腐敗。孫中山先生在海外成立「興中會」，號召推翻清廷，康有為糾集在京舉子，「公車上書」，要求革新。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緒下「明定國是」詔書，開始「百日維新」。叔老當時感到興奮，認為「維新萬口說津津」，國家振興有望。那知曇花一現，戊戌變法的「六君子」慘遭屠殺。叔老受刺激很大，曾作詩悼念被殺害的維新志士，尤其推崇「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曾有「嗣同天才軼蕩，為六君子魁杰，未留身以有待，惜哉！」的悼念。一九〇〇年義和團起義，慘遭帝國主義鎮壓，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山河破碎，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叔老面對危局，憂心如搗，但還沒有完全拋棄對清廷的幻想。他看到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勢日強，希望我國能借鑒之。一九〇四年，叔老東渡日本，在日本法政大學攻讀政治和法律，開始接觸到興中會的革命思想，但他仍希望維新事業能够得到成功。一九〇六年回國後，他擔任清政府資政院民選議員，在公餘之暇，根據日本法政大學講義，編寫成《政治學》和《法學通論》兩書，具名陳敬第，一九一

四年由上海羣益書社出版。在資政院的時候，叔老看到大小官吏爾虞我詐，昏憤顛預，沒有振作圖強的迹象，開始對維新思想發生懷疑。當時志士奮起，縱論救國之道，主要的有康有爲的保皇黨，梁啓超的君主立憲派和孫中山的同盟會。叔老對於清廷統治感到絕望，逐步傾向於革命黨。他曾是梁啓超所組織的憲友會的會員，參加過以陶成章爲首的光復會。

叔老爲振興中華，熱心於啓迪民智，他創辦了杭州第一個女子學校（後來改爲有名的杭州女子師範學校），創辦了杭州《白話報》，宣傳社會改革。叔老還是上海合衆圖書館創辦人之。

(二)

一九一一年革命軍在各省興起，翌年清帝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時叔老三十六歲。他對辛亥革命的勝利，不僅擁護，而且盡了自己的力量。他由浙江省推選爲第一屆國會議員，還擔任《北京日報》經理，爲國事奔走各方，對共和國抱有很大希望。但袁世凱很快篡奪了革命果實，解散國會，復辟稱帝。叔老極爲憤慨，積極投入反袁活動。袁世凱爲收買人心，曾托人以每月六百元高薪，籠絡叔老，遭拒絕。陶成章被刺後，叔老曾和黃羣（潮初）發起成立民國公會（會員很多是浙江、上海人士），其政綱爲保持中華民國之統一，促進民

國之進步，保證國民之權利，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等，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內容。不久，民國公會與共和協進會及民社合併，組成進步黨，以黎元洪爲理事長，理事有梁啓超、湯化龍、王揖唐、林長民等，在議會中是除國民黨外的第一大黨。袁世凱曾一度利用進步黨，但稱帝陰謀暴露後，進步黨的議員卽密謀倒袁。以梁啓超爲首，叔老和黃羣、陳國祥、蹇季常四人是進步黨內的反袁重要人物。他們和蔡鍔取得聯繫，積極爭取各方支持，進行反袁活動。蔡鍔潛往天津，與梁啓超密商反袁計劃，事機泄漏，袁世凱卽將加害，他們事先得知消息，才免遭於難。這時（一九一五年）叔老得到同僚知友張元濟（菊生）的邀請，到了上海，繼續進行反袁活動。

蔡鍔潛往雲南，在雲南舉起討袁義旗，梁啓超等分赴各省發動起義，叔老在上海活動。袁世凱死了，叔老當時對國家寄以希望，認爲從此可以振興起來。但是，現實同叔老的願望相反，接踵而來的是各省軍閥連年混戰，爭權奪利，舞台上此去彼來，如走馬燈一樣，多爲民賊。叔老陷於苦悶之中，感到「莽莽神州長夜似，問天無語奈愁何？」

（三）

一九一五年叔老應張元濟先生邀請，到了上海後，懷着做好出版、教育事業的心情，參加了商務印書館工作，達十年之久。叔老在上海這段歲月中，經歷了「五卅」慘案、北伐勝

利和「四·一二」大屠殺等一系列的歷史事件。目睹愛國青年和革命工人橫屍南京路，鮮血染紅了大街，他悲憤填膺，同情當時罷工罷課罷市等抗議運動。他對北伐勝利寄以極大期望，但很快看到國民黨反動派慘殺人民和共產黨人，狠毒不下於舊軍閥，希望又遭破滅。他當時雖對共產黨還沒有充分認識，但對共產黨人爲了救國救民，前仆後繼，不怕犧牲的高貴革命精神留下了深刻印象。

叔老在浙江興業銀行駐行董事任內擔負了總經理辦公室主任的工作，認真負責，極有建樹，在社會上卓有信譽。這時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爲了拉攏社會上著名人士出來爲他們裝飾門面，曾不止一次由吳鼎昌等人來「邀請」叔老到南京擔任「要職」，都遭到他的謝絕。他多次向友人表示「弟於黨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不願和國民黨反動統治同流合污，在一首咏嚴子陵的詩中有「附鳳攀龍徒取辱，何如大澤一羊裘」之句。他以「有所不爲齋」命名寓所，寄情詩畫，遣興花草。他以贊賞梅花表達自己的節操。

(四)

「九一八」事變發生，國民黨反動派將東三省大好山河拱手讓敵，叔老的「隱居」生活頓時掀起巨波。接着冀東特殊化，華北告急，叔老憂心忡忡，焦慮非常。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認識到自己再也不能「有所不爲」。「一二八」上海抗戰爆發，他積極參加了募捐勞軍

和各種支前活動。但蔣介石強逼十九路軍後撤，淞滬抗戰又以簽訂一個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叔老輾轉反側，夜不成眠。他對國民黨反動派感到絕望，但誰能挽狂瀾於既倒呢？他注意到共產黨發出的「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籲，激發了他對共產黨的敬佩之心；而對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也就是首先要消滅共產黨的政策，招致「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的罪行，極度憤慨，在《蘆溝橋行》一詩中，他憤怒喊出：「一誤再誤唯爾辜，爾辜爾辜萬夫指！」

「七七」事變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各界人士的救國會相繼成立，叔老雖沒有直接參加，但對救國會的領導人常有往來聯繫。他對全國救國總會「七君子」被捕事件，非常痛心。全面抗戰爆發，他與張元濟、項揆等一批友人積極支援抗戰，募捐勞軍，不辭艱辛。在蔣介石的消極抗戰的罪惡政策下，我軍後撤，上海成為孤島。自從「九一八」事件以後，尤其是在西安事變到全面抗戰這一段艱苦歲月，叔老面對山河破碎，國運如絲，感到痛苦萬分。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佔租界，叔老不得不深居簡出，閉門謝客，環境更為險惡。敵偽認為他是清朝翰林，又是日本留學生，企圖用作號召，一再向他施加壓力，逼他出任上海維持會會長。先是由漢奸作勸說，叔老橫眉相視，屹然不動，最後日軍頭子親自出馬誘逼。叔老知道形勢危急，而又無法脫離上海，想去重

慶，又無法實現，只好到友人處隱藏起來。

叔老在苦悶中，特別關心國共合作問題。日本及其法西斯盟國在歐亞各戰場上不斷地失敗，終於在一九四五年迫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捷報傳來，叔老老淚縱橫。他想起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共產黨的團結抗日，國民黨軍隊的不戰自潰，共產黨軍隊的英勇殺敵，以及國民黨在大敵當前還不斷掀起反共的罪惡行徑等等，往事歷歷，猶如昨日。叔老更加增強了對共產黨能夠救中國的信念。

(五)

「明知後事紛難說，縱橫慚顏喜欲狂。」叔老對抗戰勝利既滿懷喜悅，但對形勢發展又懷着憂慮的情緒，事實證明叔老不是杞人憂天。國民黨接收大員到了上海，驕橫暴戾，貪污腐敗，路人側目。叔老認定國民黨的「黨質已變且腐朽」，「怙惡勿俊」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國民黨數百萬軍隊向共產黨進攻，在人民還沒有喘過氣來的時候，全面內戰爆發。不甘「忍視神州隨劫盡」的叔老挺身而出，響應共產黨的號召，滿懷激情，投身到反內戰、反獨裁、爭取民主的行列。有人問叔老，你這樣高齡，誰給你這樣勇氣和力量？他斷然回答說：「中國共產黨！」這時候，他同中共領導同志接觸逐步增多，對共產黨的信念更加堅定。誰能拯救中國，只有共產黨。這是叔老長期觀察的結果，也是

和當時黨的領導同志對他的幫助分不開的。

叔老參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會的籌組工作，又在原趙主教路（五原路）大通別墅包達三先生家中，定期舉行雙周聚餐會，同黨保持密切的聯繫。雙周聚餐會，以聚餐爲名，討論形勢，交換意見，不時請專家學者一起，分析研究時事問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傳達解放戰爭的消息，對鼓舞大家的鬥志，提高思想認識，起了重要作用。參加這個聚餐會的有馬寅初、馬敘倫、周建人、王紹鏊、盛丕華、張綱伯、包達三、沈子槎、陳已生、胡子嬰、王紀華、邱文奎等。周恩來同志曾到聚餐會講話，給予大家極大的鼓舞。中共代表團撤離後，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商統戰和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執一同志派李正文同志以大學教授名義，參加這個聚餐會，常給大家介紹、分析時事形勢。張志讓、宦鄉、曹未風等同志也曾先後被邀請作過報告。叔老在聚餐會上發言激昂，態度堅決，立場鮮明，表示了擁護和跟中國共產黨走的決心。大家稱贊他煥發青春，老當益壯。

全國各地學生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舉行聲勢浩大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正義鬥爭，要求團結、反對分裂，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青年學生的革命鬥爭遭到反動派的殘酷鎮壓。叔老與民主人士採取各種辦法，予以支援。叔老當時靠出賣家藏字畫，彌補家用，但還是想方設法，並向友人募捐，救濟學生、革命青年和羣衆。一九